

## 第二十二回 東閣客狠辭東牀選

詩曰：

涼夜消牆省睡魔，玉樓高起逼天河。  
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心奈若何。

又詩，

疏櫺鐵馬亂風飄，火冶金符百相銷。  
怪底芙蓉情不斷，君家何事苦迢迢。

且說王儒珍見楊克斧到來，春風滿面的去迎接，人到裡面，講禮就坐。儒珍謝道：「專因賤處瑣屑事務，致辱吾兄，枉駕來臨，褻尊已極，容日負荊。」克斧答道：「小弟辦事不週，特來請罪，兄何反出此言者？蒙家兄見委，弟至廣陵，即與家表叔言及，親家表叔必欲親自揀擇，倒也盡不必月老傳言。弟告懇再四，而家表叔執意不從，且言西席乃係貴客，斷不敢屈作東牀。弟亦無可如何。因恐吾兄懸望，故不辭跋涉來此面復。」儒珍見說，意興索然，只得勉強應答道：「姻緣乃五百年前頭定，原非人力之所能為，況小弟碌碌庸材，兼復一貧如洗，固宜令表叔老父母之不肯俯就。但有煩吾兄往返跋涉，殊令輾轉，無以自安耳。」克斧道：「受人之托，自應終人之事，所恨付托不效，方抱慚莫釋也。」說罷即起身作別，儒珍再三挽留不住，遂判袂而去。儒珍當下又納悶幾天，卻也無如之何，只得把來撇下。且自苦磨雪案，打點成名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陳秋遴，自從與蘇、王兩人別後，本欲到京會試，奈因父親有恙，未敢遽而遠離。坤化病了兩月，覺得少痊，合家俱各歡喜不勝。誰知後因感冒風寒，竟爾前症復發。秋遴衣不解帶，侍奉湯藥，指望可以漸愈，無如病勢淹牽，不能脫體，纏綿既久，深入膏肓。那年重陽節後，日重一日，眼見得是疾不可為矣。到了十月初七日黃昏後，坤化執秋遴之手而歎息道：「我命有如朝露，只在此刻中矣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，我亦別無甚繫念，獨是未曾為汝覓得佳婦，不免耿耿於心耳，然書中有女，正自無憂。但婚姻大事，汝切不可造次。我死之後，善事汝母，勿替先志，兢謹自矢。則汝父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矣。」秋遴含淚應諾。坤化又命攬起，沐浴更衣，扶至正寢，端坐而逝。陳夫人與秋遴放聲大哭，暈去復甦。當下一應內外巨細，俱得馮吉星來主持料理。秋遴只辦個泣血稽顙，真乃書哀盡禮，毫髮無憾。有一闕《滿江紅》詞道：

哀痛如何？直到了，百身莫贖。一提起，生初怙我，淚珠於斛。黃泉無處可尋親，空遭手澤書難讀。歎椿庭逝矣莫追隨，心何促！漫幾度，愁風燭。才幾歲，悲風木。想深思，何但提攜顧復。嗚叫三聲星漸暝，鶴飛千載魂空邏。恨嚴霜一夜折椿枝，何太酷。

秋遴父親沒後，每念罔極之思，無從報效，整日只是愁容滿面，號泣呼天。陳夫人雖有破鏡之悲，尤切愛子之念，常把話來勸解。秋遴恐傷母心，亦只得稍稍節哀不表。

卻說畢純來在福州府署中，將及盤桓了一載，自己覺得無顏，只得作別起身。李之生終究親眷分上，白眉白眼不來。饋其十金，少資路費。純來從閩中回來，便道經由天台，那裡有一人，姓溫雙名全海。純來在天台為典史之時，全海乃其故吏。純來因想起此人，頗善趁錢。我曾另眼相看，如今何不到他家裡住幾時，就與他借些錢鈔回去，亦未為不可。算計定了，便尋路到姓溫家來。全海因念昔日情分，款留在家，取酒食來相待。純來不勝之喜，遂又留戀於天台道上，恐防家中懸望，竟便先寄了一封家信回杭州。正是：

休說故鄉風景好，受恩深處便為家。

再說王儒珍，在蔡其志處，自從楊克斧回音之後，甚苦無聊。想起秋遴居憂在家，極該去探望他一遭，也好藉此散悶。即命墨童跟了，投陳宅來。相近門前，墨童先去通報了。秋遴聞知，忙出迎接，一逕導至書房中坐定。儒珍道：「尊翁老伯仙逝，弟因遠在雲間，未盡匍匐之誼，抱歉何如。」秋遴道：「椿庭見背，弟五內如焚，幾無意於人世，特恐龐慈母之懷，稍自寬譬。然終天罔極，痛何可言。茲聞令岳蔡翁竟有桑榆之悔，而以吾兄為嗣，是亦足以慰丘嫂之心矣。」儒珍道：「兄真知我心者。小弟所以曲從其意，實欲藉報寒荊之節義，而吾兄百計田維，欲為弟成全之一片肝膽，亦所沒齒不忘也。」秋遴道：「弟之心跡，實可質諸天地鬼神。而事形掣肘，反害香閨。弟方自恨其謀事之太疏，而兄顧不施責罰，轉蒙嘉許耶。」

兩個談論間，家人攢將酒看出來。秋遴立起遜坐道：「飲酒食肉，原非居喪之禮，然良朋聚首，促膝談心，又非酒不足以為樂，略其節焉可耳。」儒珍道：「久不與吾兄暢飲，酒龍亦解納悶。今日相逢，自當受飲三杯。」秋遴道：「若只三杯何謂暢飲？吾兄此言自相矛盾矣，先該罰飲三杯。」儒珍道：「暢飲，情也。三杯，禮也。禮酒之後，用情無底耳。」說罷，大家都笑，當下淺斟細酌，各訴衷腸，直吃到月移花影，彼此醺然。正是：

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得投機不厭多。

儒珍道：「欣逢知交情話，不覺叨飲過多，夜色已深，可以告止矣。」說罷起身作別。秋遴亦不固留，相送出門而去。

再說秋遴在家，一日忽然發想道：「昔人有云：『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。』看來揚州天下名區，不弱於我武林，何不命駕一遊，用開懷抱？」當下即去稟知母親，告以遊學。陳夫人亦正恐他在家哀毀，致傷遺體，便允其所請。秋遴即日拜辭母親，帶了樵雲，僱船前往。

不一日，已抵維揚。秋遴心中忖道：「我來此非僅作一日之游，當得一幽靜寓所為妙。」奈一路尋覓，非湫隘之處，即花柳之區，並無雅潔可居。偶從二府荷前經過，聞說署內左偏頗多閒曠房屋，且又幽雅，不知可肯容人借寓。因見裡面走出個老家人來，便去和他打話。那老家人就喚蘇通，問道：「相公尊姓，待稟知了老爺，卻來回覆。」秋遴大喜道：「煩你稟上老爺，說我錢塘陳秋遴，暫求情寓。」蘇通聽了道：「原來就是解元陳爺，是和我家小老爺至交好友，小人不曉得，倒多多有罪了。」秋遴忙問道：「你家小老爺是誰？」蘇通道：「我家小老爺，姓蘇號紫宸。老爺是他叔父蘇誠齋，曾在錢塘作縣的。」秋遴點首道：「原來就是紫兄令叔署中，前聞銓取上京，不道又欽選在此。」當下蘇通人去通報。秋遴自和樵雲在外等候。秋遴暗想：「紫兄已雲遊物表，而我仍僕塵勞，今日臨風懷想暮雲春樹之詩，殊覺不堪卒讀耳。」正嗟歎間，蘇通出來道：「家老爺說，做署荒涼，只以事見。」

得蒙賞鑒，竟請光臨。」秋遴見說大喜，即命人去搬運行李，寄寓於東首園中。那臥房坐啟，俱各幽潔可愛，不必細表。

卻說蘇誠齋久慕秋遴才學，不期借寓於此，心中甚喜。次日清晨，秋遴先來拜望了。誠齋亦即日就往答拜，見秋遴個儻風流，又復溫文謙謹，果然名下無虛。早有招置甥館之意，但在乍會，未便啟齒。那秋遴見誠齋雅意倦倦，十分垂盼，亦自感荷不已。

時值秋末冬初，園中另有一種景色。秋遴步過幾處迴廊曲檻，來到座見月樓中。推窗四望，卻與內室相隔不遠。西面有芙蓉一奉，照臨池上，正開放得光華燦爛，如列錦屏，何讓埋劍園中所產。秋遴恍然大悟道：「花姨之言驗矣。昔時原有廣陵之約，今日果然年華非舊，光景如新。『深淺但憑池上月』之句，思之徒增浩歎。」當下觀玩一回，愴然而返，正是：

回思昔日花前曾邂逅，於今來花下覺神傷。

再說誠齋欲將秋遴應雀屏之選，因思：「若蘭已受蔡生之聘，彼方立志不移，無庸相強。而吾女馨如，雖年已及笄，然比瑤枝尚小，年齡似可略緩。惟瑤枝與陳生年齡相當，況且才貌雙全，兼又嫻於女訓，真幾天然良匹。但未知瑤枝心下如何？」

一日，燕閒無事，向瑤枝說道：「汝兄同畢純來進京，在江中遇盜落水，純來已有音信回家。汝兄尚無著落，大約葬於江魚之腹矣。」瑤枝含淚而言道：「家兄作事顛倒，自取滅亡。誠不足惜，所恨先君一生正直，而繼嗣乏人，若敖之鬼，本冀貫而，蒼天蒼天，曷其有極，竇女有言，『恨我不為男子』，良有以也。」說罷哀哀的哭。誠齋勸道：「雖然伯道無兒，還幸中郎有女，倘覓得一乘龍快婿，亦可作半子收成，即汝先人在冥冥之中，當亦快然，無復遺恨矣。今我有一段話，卻要與汝商酌。汝年已漸長，宜賦桃天之什。前日有一秋元來此借寓遊學，係汝同鄉陳坤化方伯之子，表字秋遴，因遭父喪，不曾會試，與我紫宸姪兒，亦是同年，而且至交好友。我細觀此人，才華出眾，舉止風流，真東坡、魯直之流亞也。現今留他在園中安頓，意欲為汝作終身之托，不知我兒意下如何？」瑤枝從容答道：「兒自傷命薄，早失怙恃，復因點選之役，覆溺江心，已自分作波濤之鬼，蒙大人拯救，並認螟蛉，大人之恩，誠所謂生死而親骨也。自今以往之年，皆大人再造之年，敢不惟命是從？」

誠齋大喜，即命準備酒肴，叫蘇通到園中，請秋遴赴酌。秋遴向誠齋謝道：「小姪在此居停，已多取擾，何敢又辱寵招，但長者有命，卻則轉恐不恭。是以貿然而來，實增內愧。」誠齋道：「菜羹水酒，恐非所以娛賓，足下如此拍謙，益令主人慚忤矣。」當下入席共飲，酒至三巡。誠齋從容言道：「嘗聞『赤繩繫足，千里不違』。此語信有之乎？今僕有一言奉告，未知肯容納否？」秋遴道：「老伯有何見論，小姪何敢不從。」誠齋因帶笑說道：「僕有一女，小字瑤枝。雖非國色，頗亦幽閒，兼又略通書史，雅好吟詩。倘蒙足下不棄，俯就鸞鳳，不勝之幸。」

秋遴原極愛才慕色，但未經目睹，不肯輕信。雖瑤枝之名，素所傾想，然聞已點選八宮，當效魚貫之寵，何以竟又在此？疑必別有一人。況婚姻大事，豈可草草。設或如登徒之所好，則終身受其荼毒矣。因答道：「過蒙老伯垂愛，但小姪樸樸下材，恐不足為牽絲之客。且父喪未畢，為子者何忍論姻。不得母命，亦豈有擅自主婚，加以媒妁未傳，伐柯無斧，寧不為大雅所譏？還望老伯三思。」誠齋只道他客套話頭，因又說道：「以足下美才，高攀蟾桂，想嫦娥當亦愛慕少年，何必謙謙若此，以言乎居喪之禮。今日不過先訂盟言，花燭之諧，仍可俟諸厥闈。而今堂老夫人處，待老夫即日遣人前往致意，亦復何妨？至於冰人說合，盡不必拘，紅葉有緣，正自無煩月老耳。」

秋遴聽了這話，心下著忙起來，只得探探打一恭道：「小姪告罪了。小姪竊有鄙衷，尚容細剖。小姪生平自誓，必欲得一才貌雙全之偶，方快素志。每見文人學士，崗自純盜虛聲，毫無實際，何況閨中弱質，粗知平仄，便稱詠絮奇才，少勝東施，即品蕊宮仙子。貴耳賤目，貽誤良多。小姪區區之見，自以為不愚文君，相如寧獨守臨邛之肆。若欲強就鴟鵂之侶，雖奉天子之明詔而來，亦難從命，望老伯大人深諒愚衷，恕其狂瞽。」說罷又深深一恭道：「小姪在此，極蒙老伯盛情，感荷非淺，但省親念切，明日即欲返杭，特此稟達。」正是：

西施幾誤認東施，有眼無珠枉自癡。

明日樓頭親見後，湖亭舊已賦相思。

只因秋遴這一番辭婚作別，有分教：相思不斷，自恨一時語倒言顛；迷惑生邪，觸起當時花妖木魅。不知誠齋如何留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